



《隐入尘烟》电影海报

《隐入尘烟》是近几年来唯一入围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中国大陆影片。尽管我在微信朋友圈留言“此片在业界有口碑，料在江湖的票房值不会高”，但走进博纳国际影城9号厅时，我还是有点小小的诧异：百来个座位只坐了9位观众。

影片导演李睿珺说过，人的一生活如长跑，“我们习惯于注目第一名、第二名，但我觉得，最后一名、倒数第二名也很重要，因为在这个比赛中，没有谁不是拼尽全力的，大家都很努力地活，很努力地遭受这一切。”李导也称他们是一群“失语者”。这部长达133分钟影片聚焦的就是这样一对“失语者”——穷汉马老四和残疾女曹贵英。

影片一开始是中年光棍马老四在曹贵英家相亲，但他在电影中说的第一句话无关相亲，而是见自己的驴子进了院子（寻找主人来了），骂了声“这遭瘟的”（其实是他对相依为命的驴的特殊昵称）就出去阻拦。驴因进院而挨了院子主人的打，马老四抚摸着驴子的脸心疼无语。这一幕被相亲对象曹贵英——一个丧失生育力、劳动力，住在后院篱棚里的残疾女子看在眼里。后来曹贵英对马老四说起，就在那一刻，她发现了他的善，从内心接受了他。

也就是在这一瞬间，坐在影院里的我把驴和马老四、曹贵英的形象叠加在一起。他俩大像沉默驯驯、



恽冰（生卒年不详），字清於，别号兰陵女史，江苏常州人。清乾隆至道光年间花鸟画家，恽南田族玄孙女。

吴德旋《初月接续闻见录》曰：“时武进恽冰画，以没骨名。而江香（即马荃，字江香）以勾染名，江南人谓之‘双绝’”。

清初，以恽寿平为代表的“常州画派”，开创了没骨花鸟画的新境界：笔法细腻，色泽清淡，风格灵动秀逸。这一画风影响了清中后期的花鸟画坛，恽冰是该时期一位较有名气的女画家。

“没骨法”的起源，可追溯到六朝画家张僧繇所创的“晕染法”，他笔下的“凹凸花”，富有立体感。至五代徐熙“落墨法”，则以“墨笔画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已，神气迥出，别有生动之意”。发展到北宋徐崇嗣，“花鸟绰有祖风，又出新意，注重法度，讲究写真，以其无笔墨骨气而名之”。清初著名画家恽南田，注重写生，以淡墨入画，他在深研徐崇嗣画法的基础上，创造出没骨花鸟画的“常州派”。



恽冰《花鸟草虫册》八开选四（方向前供图）

麦子想说话

——电影《隐入尘烟》观后

沈潇潇

听人使唤和使役的驴了。这次相亲，何尝不是一次被使唤呢？尤其是已被兄嫂家视作累赘的曹贵英，即便没有发现马老四疼爱驴的一幕，最终也拗不过兄嫂的安排。

驴与马老四和曹贵英形影相随，是他们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得力帮手。在麦子抽穗时节，曹贵英用麦秸编了一头小小的驴。马老四满心欢喜，爱不释手：这驴比我的驴强，它不用听人使唤来使唤去的。不经意间，跟驴一样活着的马老四透露出深隐于内心的希冀。

马老四、曹贵英这样的失语者很少说话。即使说了话，也总被人们视若空气或笑话，虽然有时他们的话的分量并不比他们一生沉默的分量轻。有一天马老四向曹贵英转述村里一个老疯子常念叨的话：“对镰刀，麦子能说什么？对啄它的麻雀儿，麦子能说什么？对磨，麦子能说什么？”曹贵英突然说，她也记得这些话，她们村里也有一个疯子，也常这样念叨。这时的老四说出一句精辟的话：那他俩是一个人！是的，这是两位无语者以大半生艰辛磨出的声音相通。对驴子、麦子来说，生活从来就是默默奉献自己。

当曹贵英在给马老四送饭途中意外溺亡后，马老四拿出那头珍藏的麦秸小驴，久久凝视。影片给出了浪漫的特写镜头：驴头麦粒上面的金色麦芒突然萌动、舞蹈、生长……这是不知“能说什么”的麦子想说话或在说话呢！面对想说话的麦子，犹如面对已逝爱人的面容，马老四想起了他用六颗麦粒印在曹贵英手背上的那朵美丽的六瓣“麦子花”——那也是麦子想说的话，是麦子的爱情之花。

因丧妻之恸而精神黯然、体力不支的马老四不得不离开了脚下这片他深爱、劳作一生的土地了。这位舀水时也要把水桶里的两只蝌蚪小心放回沟里、搬家也先要把燕子窝安顿好的善人，给那头相伴一生的驴子卸了鞍轭、笼头，轻拍着它的脸颊说：你被使唤了大半辈子，

现在放你了，咋还不走？说完，自己扭头向身后高高的沙丘走去。在沙丘顶他驻足回望，只见那驴也正怅然向他张望。四目相对片刻，他扭头向前走去，直到身影被沙丘淹没。在影片尾声，当马老四和曹贵英千辛万苦垒砌的土坯房被推土机隆隆推平时，那头驴不知从哪里跑了出来，向着倾倒下来的门框嘶叫——这也是它在电影里的第一次发声。这时，马老四并不在场，观众从在场者的对话里可闻：马老四“开始了新生活”——被侄子接到县城去了。

影片中有一段剧情：马老四的血型为Rh-A阴性，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血型，因此被称为“熊猫血”。从村里走出去的同血型的富豪患重病住院，急需马老四的“熊猫血”救命。曹贵英反对马老四去救这个盘剥乡亲、恶意拖欠村民租地

费的不仁者，而马老四为帮助村民讨回租费，愿意成为随叫随到的无偿“血库”。开着宝马车的富豪儿子送了两件给曹贵英穿的廉价衣服，马老四说：算我借你的。秋收后，他依诺以160斤苞谷偿还了农债！有一村民曾调侃：“熊猫是国宝，那老四是国宝啦！”看似调侃，我却觉得这隐含着李睿珺导演对马老四莫大的人格崇敬、精神褒扬。

当影视圈习惯于关注人生长跑路上那些非富即贵的“第一名、第二名”时，《隐入尘烟》把镜头对准了马老四、曹贵英这样的最底层百姓，将他们日复一日的劳作，他们相濡以沫的爱情，他们守土安家的情怀，他们对自然、人们的友善，悲悯又动人地娓娓道来，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的艰辛和付出，感受他们身上的温暖人性之光，值得称道。



佳期如梦

岑其 作

固是佳片 亦存遗憾

——影片《神探大战》观后

冷枫

很长时间没进影院看香港警匪片了。这次冲着刘青云看了部《神探大战》，他的演技果然没有令人失望。可以说，刘青云炉火纯青的表演将那种活在自己世界中的偏执型人格演绎得淋漓尽致、出神入化。片中的李俊仿佛是与生俱来的神探，正直、憨纯、自信、朴素，又相当狂野。刘青云生动刻画了一个“大正若邪”“大巧若拙”“大善若恶”的警察形象。

影片用很短的篇幅介绍了两起发生在多年前的凶杀案：“屠夫案”和“魔警案”。前者是连环杀人，后者是一个警察干掉了三个同行。两起案件被告顺利破获后，唯有当时在警界享有神探美誉的李俊坚持认为：真凶仍然逍遥法外，香港警察办下的乃是冤案。他还因为大闹记者招待会，被撤枪辞退。而与此同时，一个名为“神探”的犯罪

团伙越来越猖狂地接连作案。警局内部怀疑“神探”团伙的首领就是李俊，理由是他不甘心自己被撤职，索性破罐子破摔，从守护正义的警察化身为人不眨眼的魔头。

在很多人眼中，如今落魄不堪的李俊是个精神病患者，一个过气的神探。他整天穿着一件黄色雨衣，神神道道，大放厥词，还经常以罪犯和警察这两种对立身份的口吻对自己和自己说话，状态颇不正常，很有点“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的意味。但观众不难发现，李俊貌似莫名其妙的自言自语，其实是在通过身份转换、立场转变，从罪犯的角度剖析案件。可惜世俗社会是不会去理解一个被定性为“疯子”的人的，就连亲生女儿也搞不清楚父亲“究竟是真疯还是假疯”。李俊还有幻视幻听的毛病，他声称亲眼看见了“怪物”——在影片中，通过李俊的视角，那只长着蝙蝠般的翅膀、满嘴尖锐獠牙的怪物在漫天火光中飞翔起落，象征残杀无辜的恶魔仍在肆意妄为。此一细节，带有浓厚的隐喻色彩：世道中的某些丑恶现象已被太多人视而不见。因为当李俊第一次问“你们有没有看见怪物”时，所有人的表情是懵懂、茫然的。



《神探大战》电影海报

影片前半部分，导演的镜头表达欲相当强烈，影像精彩，剪辑爽利，节奏紧凑。但后面真凶露出端倪后，情节反而松懈下来。原本藏匿甚深的线索也轻而易举地显现。这就导致真相揭开时，观众并不觉得有什么惊讶。更为遗憾的是，影片的小漏洞也是一处接着一处。比如林峰饰演的警察方礼信，总感觉还差一口气，可能林峰外形条件太“正”了，所以饰演这种善恶难辨

的角色只做到了规整，无法赋予人物更多灵魂深处的东西。又如蔡卓妍饰演的陈仪，是个身手不凡的女警，可再怎么厉害，她也不可能刚生完孩子，就纵身跳入水中，在游五百米，还上岸与罪犯们进行激烈打斗，且不落下风——这哪里是香港电影中的女性警察，分明是好莱坞科幻片里的神奇女侠。陈仪基本上是个功能性人物，是神探李俊和“神探”

团伙之间的一座桥梁。陈仪原本可以有曲折幽微的内心戏，毕竟当李俊指出真凶就是她的枕边人时，她内心绝对是复杂的。可惜，这至关重要的一点在蔡卓妍的表情里却极其模糊。另外值得一提的真是凶的犯罪动机。影片通过台词告诉观众：凶手自小受妈妈和哥哥的虐待，长大才成为具备多重人格的杀人狂。一般而言，犯罪题材的影片中，作案动机是编剧和观众都想追根溯源的关键内容，可《神探大战》处理得很简单。方礼信对陈仪一句“对，真凶就是你，你是我最满意的作品”，就算交代完毕了。看到这里笔者忍不住暗暗吐槽：怎么这么敷衍了事，连个反派最惯常的“邪魅一笑”也省略了？

《神探大战》呈现了一个癫狂人性失控下的世界，回环着一份被害人沦为加害人的悲情宿命感。所幸还有像李俊、陈仪这样的正义卫士，他们是光之所在，希望所在。所以当最后李俊问陈仪：“你看见怪物了吗？”陈仪想了想，郑重答道：“嗯，我看到了！”这句台词无比的真实和悲怆，我想这也是该片最闪亮的地方：只有直面社会的病灶与创痛，我们才能真正对它施以疗救和诊治，获得健康和谐的未来。

清新秀美 南田遗风

——恽冰《花鸟草虫册》赏析

方向前

之间的顾盼互动。如册页中的“花石草虫图”，一枝红花从石旁穿插而出，花卉颜色红浓，或盛开，或含苞欲放。画面上两只草蜢，身材瘦长，一只自上而下展翅飞向草石。另一只匍匐在怪石右角，似在寻觅什么，又似在花荫下小憩。两只草蜢一上一下，一动一静，彼此呼应，给静谧的大自然增添了生机。画家对草虫的形态描写颇下功夫，笔触细腻，用色精准，栩栩如生。野外的红花也格外亮眼，花卉浓红，精神十足。恽冰笔下的花卉草虫，展现了画家扎实的绘画功力。

入古法，得家传。“书画传家三百年”，历代书画传承多为家族继承，也有师承，恽冰作为清初画坛大家恽南田的族玄孙女，深

得“恽体没骨画法”真传，而南田没骨法则受北宋徐崇嗣影响最多，如天一阁所藏恽寿平花卉作品《倾城独立图轴》（绢本，78.9cm x 40cm），其题款曰：“倾城独立，南田草衣寿平拟徐崇嗣没骨图法”。在恽寿平花卉作品中，有不少模拟徐崇嗣的“没骨图”，可见徐氏的“彩色晕染没骨法”对南田花鸟画影响至深。再看此册页，无论题材还是画风，具有鲜明的“南田风格”。但是与南田花鸟画相比，恽冰花鸟画略显小气，空灵感、韵味感也显不足，整体品位上尚有一定差距。

巧用水，妙用色，色中施水，色染水晕。“俗人论画，皆以设色为易，岂不知渲染极难。”这是恽寿平在《南田画跋》中对花鸟画画

法的心得。南田的色染水晕、色中施水、淡雅为贵的没骨设色特点，直接影响了恽冰的花鸟画。如册页中的“牡丹蝴蝶图”，两朵盛开的牡丹形态饱满，设色淡雅，花卉的画法并非勾勒，而是用恽冰没骨法，以颜色点染，色中施水，自然渲染晕化。画家对牡丹形态的把控十分准确，颜色晕染的深浅变化又恰到好处，牡丹花瓣丰满、生动、立体，层次清晰，画出了牡丹特有的雍容华贵。画家以淡绿没骨造型牡丹叶子，叶筋以挺健细笔勾写，造型精准，笔力劲健，尤其对牡丹叶子的描绘，充分体现了画家的写真能力：叶子阴阳两面着色，造型各异，叶子迎风翻飞。总体而言，此页“牡丹蝴蝶图”淡雅自然，体现了恽冰没骨法清秀、明丽、淡雅

的特点，画家力求笔下之物活色生香，主张绘事“惟能极似，才能与花传神”。

迎合宫廷审美，不乏文人气。历代宫廷画讲究造型严谨、笔法细腻、设色富丽。清初恽寿平的没骨画，将人文情怀融入宫廷画风，给浓艳富丽的宫廷审美添上了一抹清丽淡雅。恽氏的这种画法也为清代统治阶层所欣赏，很快成为清代院体花鸟画的正宗。恽冰的画也不例外。她的花鸟画承南田画法，工整严谨，没骨手法细腻，水与色的关系处理得当。但恽冰的花鸟画没有宫廷绘画的浓艳和富丽，她的画中透出一种淡淡的文人画气息，此册页合文人气息与自然写生为一体，得人文之儒雅、天地之秀润。据传，乾隆初年，江苏巡抚汪继善以恽冰画作进呈孝圣太后，乾隆帝题诗嘉奖，可见恽冰绘画在当时具有一定影响力。

恽冰亦能诗，她在自画菊上题诗曰：“小楼昨夜又西风，篱外霜花绽几丛。闲取丹青为点染，倚阑清兴有谁同。”恽冰的没骨花鸟画尽管没有在南田没骨法基础上再上一层楼，但作为一名女性画家，她在清代画坛也拥有一席之地。